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十五

宋 陳水 司馬光 明 趙鼎 王世貞 編纂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二年壽二十二崩薨平陵按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帝以童稚之年辦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

也草國不永惜哉

以傳不疑為京兆尹

乙未始元元年以傳不疑為京兆尹書京兆尹此餘皆始不疑治京兆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反時謂之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其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細○九月車騎將軍屯武關武關在今陝西庚午日碑卒初武帝以日碑捕反者焉何羅功道詔封為柁侯日碑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因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碑兩子賞建俱封

侍中

閭民疾苦

種大夫

善政有民

引輕斷

大臣當用有經術

不疑名重朝

廷

不疑說春秋

是處事應機不

異古人問焉不疑引春秋斷獄何

如

丙申二年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辟疆劉長樂為光祿大夫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臥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為光祿大夫○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發明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間民疾苦是年賑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戊戌四年立使行上官氏為皇后赦以上官女為車騎將軍己亥五年正月男子成方遂本夏陽人性成方遂居朔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貴故云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職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傳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劇賊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謂既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詐坐誣罔不道腰斬

程子曰傳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致堂曰劇賊衛靈公世子也出奔於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故趙鞅納劇賊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劇賊欲殺南子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矣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霍公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劇賊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序齊為自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老實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況與戾圉之事非倫類乎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止使不死而武帝肯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為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辯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也

霍光不學矣

霍光格言杜

延年內行微

約

杜延年忠國

孝家

臣子當為之

事

雁足繫書竹

常丹書何以

過

庶幾曹柯之

宿

霍昔所不忘

令子卿知吾

心

子卿不反命

蘇武志士仁

人

霍光知特務

之要

孝昭復文景

之業

霍光止畫堂

孝昭十四

年

中

霍光十四

年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丁南湖曰武帝奢侈而國脈幾亡杜周幾賂而家澤將新延年乃欲儉約寬和以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

史臣曰杜延年勸光數語其忠則為國家矣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氏問疾苦書法前書遺使詔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氏所疾苦教化之

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以為鹽鐵榷酒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蘇武還自匈奴奴以為典屬國前書遺使匈奴至是十九年矣書武還自匈奴則其初武既徙北海上杖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于前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及盡行鞭單于立國內非離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知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書何以過子卿陵雖為漢法令漢賈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庶幾幸欲也幸欲得和曹泳與曹桓公會齊莊公懼弒遂邑以和乃曹柯而盟曹泳執首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

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國廟拜為典屬國官名典屬主賜田宅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胡致堂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垂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七月罷權酤官酤工設反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上官桀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昭帝內人宮后立為皇后年有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王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常怨望御史大人桑弘羊為子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却罪即羽林道上稱蹕都試也林也也總國試習武備也即侍衛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官林也擅調益莫府校尉與通謀通益莫府校尉也言光而增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日告歸奏之桀欲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堂中不入室中有周昌成王蓋國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旦光聞之止畫堂中不入

止其室中者有所向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旦光聞之止畫堂中不入

止其室中者有所向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旦光聞之止畫堂中不入

止其室中者有所向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旦光聞之止畫堂中不入

止其室中者有所向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旦光聞之止畫堂中不入

止其室中者有所向也

上官楚之詐
大將軍忠臣
君德美大於
至明

以韓延壽
諫大夫一子
能監前人之
愆張安世志
行純篤
杜延年忠節
石立柳王

延年議論持
平

傅介子斬樓
蘭
封介子為美
陽侯

句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十四尚書官掌出納上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後梁黨有謂尤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常也以輔朕身敢有毀者生之自是無敢復
言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昭義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
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慈柔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尉賈誼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
鼂錯邪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八月郭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
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
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發明燕王旦于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人指衛已有觀觀之心武帝怒而削其昆弟今觀之
為謀大夫趙主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
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以張安臣子為右將軍杜延年擢之為太僕書法二子書之所以能諫人大將軍光
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光特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
寵

癸卯二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兆生宣帝之瑞也○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
平蓋益之亂索弘羊子遷亡抵父故吏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
史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朝廷皆恐丞相相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赦吳為不道恐於
法深丞相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尤以平仁弄法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發
明仁平議殺之事甚明而深文者誡之甚曲然且不究極罪此漢
法之酷可知細目所以於二人之死書其官而不書其罪也
甲辰四年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書法樓蘭王殺漢使者書請殺何樓蘭之罪既輔服矣以中國而行樓蘭西域數遮殺漢使傳
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文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乃白遣之介子
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會漢物來見使者介子使壯士刺死之諭以王負漢罪以其為更立王弟尉屠耆為王更召
其國為鄯善傳介子為義陽侯義陽縣名今河

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乃遣使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
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王吉諫昌邑王

警遠忠厚劇

中詩一篇何

成昭各因特

新軍為國柱

以此益重經

汗出洽背

丙午六年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相位虛一千始發明自武帝增重加官而宰相為具員是以國之

丁未元平元年四月帝崩無嗣光即自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質詣長安迎以光車立也何賀昌邑哀王爵之子武帝第五子素狂縱動作

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廈之下細稱之上明師居前勸諫在後

上諭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王喬亦松子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

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貴加焉思愛行義職司介非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譽國之福也王賜吉肉脯而放縱

自若即中令警遠忠厚劇有大節見王游戲無度涕泣諫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所行

於三百五篇之詩中尋也言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行難以亡易宜深鑒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以火發書馳赴從者馬死相

望六月受璽綬即位

班固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說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

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

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質善賢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賑貸種食

又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令勿出馬又問民疾苦又罷權酷官又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

相也哉

丁南湖曰武帝奢虐老不知非而乃如彼其壽天所以積漢之福也昭帝英明少即從善而乃如斯其殛天所以促漢之脈

也

昌邑王有罪昌邑王者不子其帝也大將軍光率群臣奉太后廢之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警遠諫請逐之不聽太

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歲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復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

軍光憂慙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番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

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廢勝

當乘輿則諫曰天父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此為縛勝屬吏光台問勝勝言渴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降則下

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乃召丞相御史以下會議未及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惶失色莫

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奇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傾且漢之傳誦常為孝者

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紀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議者

師何以無謀

書

王氏以三言

五篇陳建光

推昭立雲之

大節

光不知人之

過

霍光可以當

大事

皆大事吃如

山嶽

庶幾為善德

之要

霍光舉動紀

明

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

而吉聞門不

納

丙吉獲食宣

帝

行客即和

嚴延年劾奏

霍光

朝延蕭然歌

順

所立氏正言

順

順

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安世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敬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

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即群臣生不舉奏者

誅二百餘人唯中尉吉即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謂曰起行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

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

諫書亦得減死論發明廣立非國家之得己也以光之忠亦欲武帝幸于托孤觀其極端立宜則光之大節可知矣然惜其不充當昌邑之為人人事然立之也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故耳細目倘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于天下後

張南軒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人儒生如班固輩益知以不學于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

害僅如毫髮鮮不獲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吃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

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任漢均有確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昧

趙雪航曰光事武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由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胥曼是暗於知人也然以田延

年一言即數其罪而廢之因王吉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忠厚之心矣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姓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已止

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治繫無輕重欲殺之使者至

吉開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帝布與至也之難而獲養于丙吉猶周宣與奔能之難而獲養于召公乎之二臣使

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低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

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敞上

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武帝以孫嫡

則亦可以仲乃祖之祀此天道也為君父者可以懋矣

敬憚之發明昌邑之立書先永太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羣臣奏太后至宣帝之立則直書迎入即位而不書奏太后何哉蓋昌邑有不若

樂武人而所立者此細目之書正言順不持見

丘瓊山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嚴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嗚呼豈俱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

之者猶覺其有生氣曰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漢昭帝紀

三

霍光有托孤之節
武帝知人之明不可及
霍光然如秋霜烈日
霍光之後一人

人主師當為宰相
何謂云云
求微時胡劉
霍光不封許
廣漢

鳳凰集東

丞相徵卒以蔡義為丞相。辭以老。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猶言何故也。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又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謂知求。白立許使侍為皇后。霍光以後父廣漢刑人。天也。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胡致堂曰。宣帝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溫許后之立矣。霍顯邪謀。發於此。霍氏所以覆宗也。

中宗孝宣皇帝。初諱病已。更名詢。史皇孫之子。武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歲。崩。壽四十二。葬杜陵。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心。罰更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商周。然刑名絕下。德教不純。漢家之元氣。

索矣。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書法。書請何光為泰也。歸則歸耳。何謂為自是。詔。有司論定策。案。廟功大將軍光。尊。尊封。

光稽首歸政。上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親連體根。處於朝廷。昭帝時。光子禹及光孫。皆為中郎。將軍。奉車。騎。時。光時。給事中。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胡致堂曰。霍光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向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閭閻。愛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霍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是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邊。凡有不便於己。忠告於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各權怙勢。使人主喜怒。朝臣懷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龍利之戒。於帝謀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有。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方正學曰。霍光立昌邑。既不當。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為。蓋已側目視光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為人矣。不待參乘。而後疑之也。為光計者。當中宗初立。杜稷宗廟。既有所立。即力辭去。不許。則宜辭朝政。不與庶可。少舒中宗之疑。而息眾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不受。則肆然而安。至於身死而後已。且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謀。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予奪。當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取滅族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于天。非廢立也。偕持天下之大柄也。

曰。月。鳳凰集東。國赦勿收田租。賦書法。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孝。悼后。置園邑。

漢初為議通

擬漢以黃霸

為廷尉

黃霸寬和冠

中稱平春秋

以功履過

非田子實大

事不成

四子實書

使我至今病

孝武功德茂

夏侯勝諫不

宜立廟

人臣宜言

正論

黃霸獄中受

急

父繫議諸不

字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

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孝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書法初司諡諡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曰召黃霸為廷尉正初上官桀為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

帝自是以後無不忠矣矣曰召黃霸為廷尉正初上官桀為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

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己酉三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儼民軍延年詐增儼直盜取錢三十萬為冤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

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發昌邑王時非田子實

光曰諷然當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悼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

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夏章孝武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帝躬仁義屬威武功德茂盛而廟

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

度無澤德于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某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

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真武帝廟為世宗廟勝霸既父繫

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轡馬更冬講論不息

史臣斷曰程子云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妄語無用若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各被乎不識字之譏則何貴於讀書

耶予觀夏侯勝黃霸校授尚書而尚書之中且載乎堯治民舜事君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

為名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教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

庚戌三年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妣皇后許氏書法

求免天恩之罪得乎初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娘病女醫淳子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妻家成君

欲奇貴之今皇后若授毒藥云之成君即為后矣事成貴貴之行以藥毒后遂加煩懣明會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顯恐即具語

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胡致學曰顯弑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弑矣欲免於禍得乎哉史稱沉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

哉

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覆餗之禍乃口過所致二人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朱子曰

采封采非無遺下體取人之善為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漢宣帝紀

史綱鑑補註

卷十五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漢宣帝紀

莫能及

誤相字於前

人

挑也伏隱也謂為姦而京兆改青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長平及昭同經其及是齊人乃三之士

不度盡不以三木、系言乃而三木下以

七

子三北師不立以一定國之及學入國之廷學乃進自學者未作多一社然人言文勇上與賢與金不

史臣謹言

唐書

與

與

聖王獲有德
以懷萬方
安世忠信謹
厚臣

安世國重
臣

以魏相為給
事中

春秋執世卿
魏相全功臣
之世

魏相自去副
封

此說通復高
之心

宣帝屬將為
治

五日一聽事

政平訟理大
守吏民之本

漢世民更為
感

循吏只是敦
人

宣帝名歸良
吏

宣帝解職名
實
問漢惠文景
之循吏與宣

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曰聖王獲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母望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鳳凰集魯大赦三書以風再為之赦而○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得事也自相給事中而幾事皆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漢書卷之六十五春秋識世卿三氏何世卿也世卿者父死子繼也禮公卿大夫士皆世祿世祿也惡宋三世為大夫信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喪之父母而用之不常世為其家政必當者之祿也惡宋三世為大夫信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喪之父母而用之不常世為其家政必當者之祿也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光繼兄弟諸墳據權勢任兵官騎驎者縱惡還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精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發也副封所言不善屏諸卿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相謂魏相許伯即許廣漢魏相先嘗因許伯以防壅蔽相伯去之為帝中興之助多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說遇復會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兄事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概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祛之風或鮮矣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難古語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刺史漢官名文帝時遣丞相史出刺諸州刺史魏相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當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又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選用當家樹杖賜金進爵所表者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唐仲友曰時雖有循吏循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風雅又曰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壓賈誼不明故緣核名實信實必罰故知民間愁歎由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

宋潛溪曰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備載者不得不載也何以知之觀吳公平治天下第一是謂之良也固特見於賈誼傳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尚爾所遺者不多乎然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翁非也且宣帝名為循吏而有任之專乃在偽增戶口之王成則不感於高惠文景益可知矣

帝之循吏
就為威嚴

王成以為增
戶口實
俗吏多為虛
名

問漢宣帝錄
核名實王成
何以得偽增
戶口蒙賞

執一實以御
百虛
識一不識九

丞相致仕自
賢始

丙魏輔政並
下英俊

師友必於天
下英俊

拜劉子為諫
者

張趙修定法
令

甲寅三年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勞來並去聲謂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未嘗墮度戶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賜其爵而秩中二千石中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上計者奉上戶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其後俗吏名為虛名云按帝為王成勞來不墮下詔賜爵而不加所費者乃偽增戶口也且不得此趣益

胡致堂曰是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為偽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更為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聲譽為上之姦術也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陪虐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眾志移因於外舍而奏園圍雲水皇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謀爭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而好之以之誇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特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何保何保推阿倚輒先嘗之後操毒不得行書致仕子知止也武帝之世幸相往五月丞相賢致仕往致仕賢致仕可謂過人遠矣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在成乃其子也副為侯

丁南湖曰丞相致仕不足異焉獨異賢也自高祖至武帝丞相多不保是故異之一以嘉孝宣之優禮二以善章賢之恬退也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發明魏相老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至于丙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示天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疏言陛下思政求賢舜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成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以張安世為衛將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特驛馳驪氏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收其印綬諸領羽林漢之軍衛尉名蓋武帝以名軍號也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謂許延壽史丹之子也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脩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人有犯法或見

知而不舉告

文書盛於凡
閭

路溫舒上尚

德經刑書

大命

太平之風可

吳

吳

置廷尉平

徐生上疏抑
制霍氏人為

徐生上書

曲突徙薪

福祿不家其

功

氏之禍始於

氏之禱始於

為故縱而所監部緣深故之罪時武中急刑吏深害及急縱出之誅其後彘犇巧法轉相比況比例也況楚周漫密律令煩苛文書

至於凡醫藥者不能從事是也君國承序者或罪同而論異發吏因緣為市
受財若市賈交易所欲活則傅附生議所欲陷則子

死比與死例相
比兄也
議者咸寬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十失謂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誅六禁

蒙其一句子云賦之旨率然賦者天下之天而也此直下夏志帝直下夏志書口與上及下直下望夫一望今台賦可以然二

其一曰不汝獲又力者大獲者天下之力合也死者不可復生終者不可復屢書曰其糾不辜宣父不終今治猶吏員不無上

下相國與以疾為問言上而朝廷下而屬相迫郡以苛刻從事官長漂者獲公名言史者稱平者多獲言持法平者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

非僧人也自安之者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信指畫地為獄戶雖知非真刻木為吏更期不對言

史人雖識非真吏也。奇言乃凡庸之辭也。佳士自去列。范可謂太平之風。丁與公谷土。蓋其言。

且期望而不對也此乃癸之屈也也西下省治帶寬升景興力之屈可與方古上章言

丁南湖曰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葢以爲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大義而爲名孝廉知法律多所平反而爲名獄吏其尚德緩刑

一書班氏贊且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聽於君而身名並顯厥子及孫世皇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十二月召司馬道用去巧文臺吏不辜殺戮其甚多之今臺吏與郎朝欲削盾萬壬經梁等其為置主討平平音病平佚六百

十二月詔曰朕老矣况工之於治任不呈蒙養用君任二公以爲大業起死回生推戴也惟是平定之會一其不平也有石不

員匹人其務平之利朋意乃是每季秋後計議秋議罪順肅殺之氣也用上常幸宣室歷居而決事齊居則心清故決事則理明而其

情易獄刑號為平矣潯郡令敗潯州直隸天府太子鄭昌上疏曰夫明主躬垂明德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今律令一定

愚又知所避矣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憂德愈則廷平將召雅而為亂首矣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丘環山巨有虞之升必得尊陞以爲正有虞之升必得燕之以苟藉人堂與法而蕭用也黃帝請升法非所以爲治明王垂聽不

置廷平是一偏之見也夫治國而無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雖具昭明之資豈有不用人用法而自垂聽之

理哉

五言

乙卯四年七月霍顯及黑山雲因見日侵尚農相並啼泣自怨請廢天子而立漢孝覺雲山自殺垂要斬顯及計害以第皆棄市皇后

氏廢處昭臺宮初霍氏奢侈茂陵漢縣名今屬之故城在徐生即得上疏言宜以權抑制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告霍氏反人為徐

主上書人謂當時人曰至聞各有其人首見其意直定矣矣旁有貴所各謂主人更為曲定更平聲改也曲則走其新者不猶且

三言為去聲助也。目用客不望三人者。其義正。又體也。但不和義。不謂三人。夏烈曰。六不宜而火勢慢。江表書云。六言否。

有人主事人不應俾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於上行燒焚者生於上列餽各以以次生

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音同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通人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音徐福不焦頭爛額為上客

主人乃倍而青之今爰委余福數上書言靈大且有變且方絕之即吏急尋丁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至無逆亂殊威之

告哲封侯
三十八人皆言二人前所行不辜
二一界以上才學宜門為二外代不言得仁與也
一其言二神目等語前云云

與往事既已而後獨不家其子而西丁察之責彼居其髮煥客之石上乃與本亭十四後遠煮良出元車騎帝社立誌

見高廟大將軍光驤乘三人乘一馬以二馬傾側是中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芒刺在背大畏之也後

漢宣帝己

卷五

啓樂周公同
術何以加此
霍光不學王
術

感福人君之
器

問聖莊漢英
教漢宣漢宣
光得夫何如
光之忠熱不
可不祀

朱邑治行第
一

朱邑廉平不
苛

公正不可交
以私

奏達拜渤海
太守

問漢以遠為
渤海太守詰

奏達治渤海
持田器者為
良民

單車至所案
弓弩而持鉏
鉏

牛佩犢
小宗合余
之統

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駿來天子從容辭體甚安近焉莊也辭體謂身辭舒敬也及光身死而宗族誅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

乘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渤海左右郡歲鐵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遠退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黃池也遂曰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臣勝之相統而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不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鉏田器者鉏鉏也鉏鉏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

遂乃開倉庫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佩帶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時稱曰何為帶牛佩犢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為官幸危言極諫者思譽之奇節繼為勃都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若此者僅見信乎才難

也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渤海左右郡歲鐵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遠退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黃池也遂曰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臣勝之相統而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不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鉏田器者鉏鉏也鉏鉏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

遂乃開倉庫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佩帶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時稱曰何為帶牛佩犢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為官幸危言極諫者思譽之奇節繼為勃都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若此者僅見信乎才難

也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渤海左右郡歲鐵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遠退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黃池也遂曰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臣勝之相統而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不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鉏田器者鉏鉏也鉏鉏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

遂乃開倉庫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佩帶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時稱曰何為帶牛佩犢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為官幸危言極諫者思譽之奇節繼為勃都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若此者僅見信乎才難

也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渤海左右郡歲鐵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遠退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黃池也遂曰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臣勝之相統而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不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鉏田器者鉏鉏也鉏鉏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

遂乃開倉庫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佩帶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時稱曰何為帶牛佩犢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為官幸危言極諫者思譽之奇節繼為勃都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若此者僅見信乎才難

也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渤海左右郡歲鐵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遠退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黃池也遂曰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臣勝之相統而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不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鉏田器者鉏鉏也鉏鉏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

遂乃開倉庫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佩帶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時稱曰何為帶牛佩犢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為官幸危言極諫者思譽之奇節繼為勃都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若此者僅見信乎才難

也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渤海左右郡歲鐵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遠退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黃池也遂曰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臣勝之相統而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不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鉏田器者鉏鉏也鉏鉏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

遂乃開倉庫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佩帶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時稱曰何為帶牛佩犢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為官幸危言極諫者思譽之奇節繼為勃都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若此者僅見信乎才難

也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父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卿使

孝宣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謁也亦足以報感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

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良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

顯為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熱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治卿也邑少為相卿即古卿也當大廉平不可以愛利為行以愛人利物為事也朱嘗嘗辱人存問孤老更氏愛敬之

遷北海都尉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為大司農厚厚為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是處儉節棣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

子下詔稱揚東修之邑可謂淑人君子遠離山災朕甚聞焉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以龔遂為水衡都尉漢官名棣秩一千石先是

渤海左右郡歲鐵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遠退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饑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黃池也遂曰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

臣勝之相統而將安之也撫而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不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鉏鉏田器者鉏鉏也鉏鉏皆為良民吏更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騎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今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

遂乃開倉庫假貸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佩帶刀劍者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時稱曰何為帶牛佩犢遂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丁南湖曰龔遂始為官幸危言極諫者思譽之奇節繼為勃都守輯盜安民布循良之善政漢廷人物若此者僅見信乎才難

也

乘

班固贊曰霍光受機樞之託託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推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闕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

為后湛溺盈益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感福者人君之器

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止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青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卑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暮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營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殺京兆尹趙廣漢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多屬強壯蓋起漢書趙廣漢傳見事感生言其兄事疾無所回避言此敗廣

漢以私怨殺男子華番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賜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吏

守關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使牧羊小民廣漢竟生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胡致堂曰賢才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忍生以極刑難漢法素

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愈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為士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既

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都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

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給私奉自別為府少小也故稱少府

陳止詹曰蕭望之與弘石許史共任於宣帝之日弘石與蕭望之不相能非一夕也重之卒宣以法律弘石弘石以書生忌望之其立

於朝也危矣平原之遷其所以雅意本朝而感於其心者非擇事以為忠也懼有以中之也三代而上臯陶矢謨於內禹稷躬耕於外

周召師保亦出為二伯居者無間言行者無愧色無所懼也秦漢以來此風盡矣武安一去咸陽七里而應度之諧已行仲舒左遷膠

西而幾不免於禍奸鋒之中人固如此也君子安得而不懼哉

以尹翁歸為石扶風三輔之一令風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解廷尉于定國定國欲托色子托色子者同邑之子也定國語終日

竟不敢見定國終日言托色子不致此賢將指翁歸漢制太守不任事也汝不任事也汝不能又不可于以私託翁歸又不可以私託之治郡

公廉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奸和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政行自新以治郡高第一人為扶風人內地也

選用廉平疾去奸吏接人以禮好惡與同或有所負罪亦必行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得名譽

於朝廷上舍辭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各至伊徧城會沙車王沙車本西域之呼屠微自

立為王呼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帝聞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人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

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發明沙車書報不為無罪奉世破之不為無功然韓之

廣漢見事感生
百姓追思廣
漢
弱翁不少忍

以望之為平
原太守蕭望
之不設外補
原其素而忘
其本
微望之入少
府
問汲黯不願
守淮陽而武
帝遣之望之
不欲守平原
而宣帝從之
其故何如
望之非獨事
以為忠固呂
出為二伯
以尹翁歸治
東海扶風何
如
定國欲托色
子

賢所不可不
以私
按諸人
一警言
翁歸不以行
能騙人馮夢
世燭和破莎
車得夫何如
踐冰待日魏
相謀伐司奴
兵義者王
魏相澤見遠
識
載兵保民之
美
直經國之遠
猷

宰相之能事
賢者以為難
魏相除漢使
宜
至府報由其
聞
以蕭望之為
左馮翊望之
經明持重

望之材任宰
相
試望之於三
輔
丙吉深學不
伐者

丁南湖曰汲長孺矯制開倉粟而綱目恕其矯重民命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而綱目罪其矯抑邊功也

丁巳二年二月立使行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德文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使行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五月詔一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群國被疾疫者母出今年祖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

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歸爵

傳稱過使客謂飲食博經館舍遊越職踰法以取名舉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顛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母出

今年租賦○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匈奴大在皆以車師地肥美使漢得鄭吉將渠犂由卒救之為匈奴所圍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

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音現顯威於敵者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三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無繼朴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

牆之內也上從相言乃詔鄭吉吏士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發明匈奴車師田者事帝常備之與兵謀計可也魏相澤見遠

裁未幾匈奴衰弱終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河間於勝敗之數乎

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遠猷宰相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淳惡子

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賢者猶以為難也而相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數類也凡言條者一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

勅樣吏初命臺省按事郡國諸郡及休告者吏休罷還至府輒白奏四方具聞所屬任或有逆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

事復以為左馮翊謂作左馮翊郡太守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漢法治道尊右故恐有不合意即推病上門之使侍中詔金安世

諭意曰所用皆更治吏明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扶風三郡是為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

事

王荊石曰三輔之試世咸謂宣帝喜望之欲用之以為相竊意謂不然孝宣之試望之即孝武之策董相蓋望之以經述進而帝絲核

名實通申韓刑名之學視之若冰炭不相入雖素慕其名而亦信任之不篤姑於三輔郡試之耳是故仲舒三策而終於江都望之再

試竟未聞倚以為相不然恭顯許史輩帝何所試即信任終身而不疑哉

戊午三年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是帝即位十二年賀尚○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有差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

自曾孫遭過宣帝武帝之曾孫也正和二年遭巫蠱事繫獄時丙吉治獄武帝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旋庭宮中之小門在正門之旁

以獄中有天子氣遂使殺之丙吉聞門不納殺先故云遭過

丙吉深學不伐者

丙吉不致張
世安弟稱曾
孫之美

有陰德者必

顯其謀問孝

宣即位十二

年始賞保體

之功與孝文

即位歷三時

始修代來之

功何如

張安世謹慎

周密

舉賢是有私

謝

功高入主所

知

二疏賜金遣

鮮

宦成名立賢

哉二大人

聖主所以惠

登老臣

此非君子之

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阿保保解引使者丙吉知狀丙吉和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徵始有形象而徵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位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封賀子彭祖及吉曾孫皆為列侯賀傳曾孫彭祖傳文舉經術思惠卓異厥功茂焉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

胡致堂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賞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既專足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為之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遠緩也歟雖然方之孝又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勞竊純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鮮不晚曉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足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與通有即功高不調自言安世世應曰君之功高入主所知人臣執事柯長短而自言子絕不許已而即果遷

丁南湖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奏少行以為具臣愚謂此論大刻蓋安世固謹慎然亦慙乎霍氏專恣禍故不敢作福作威人臣知此抑可謂賢矣不然以孝宣之忌刻其禍豈能免哉

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王揖帝所改欽立為太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歸時書賜金遣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祖道行祭為道路所也黃帝子名黃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送者車數百兩以為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供居用反供張謂供具張設也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願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諍諫諫諫則不念子孫哉我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立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俾教子孫奢溢故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發明疏廣方傳諸君乃勇於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十致仕乃理之常漢廷諸臣追進而不知退死相室論官能知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故綱目

胡致堂曰人臣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不之有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實志趣已可概見以同齒論之後有孝明年十二辭吏牘之情前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

疏廣非望之所能及二十兒幾而作

擬漢以書病守京兆尹諸黃霸力行教

化

許丞重慈何傷

治道去其害

治為天下第

一

玄成陽狂不

應召

聖王貴以禮

神

時二十有七矣。望之師傳大臣分不薄也。一為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獄。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其愚暗，無能為一。至於是則其暗賄有素，疏廣黜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誨者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意可見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許方山曰：漢之二疏，位在師傳，責任輔養。父子既受朝廷之知，顧以宦成名立為榮，後悔為懼。一朝移病而去，其為自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昔者伊尹復政，厥辟必待于處仁遷義之後，而咸有一德，猶倦倦焉。周公明眾之志，起于基命宥密而洛邑之告成，挽留呂公則累數千言，而不置伊周之心為吾君與天下後世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義以養正之日也。況於廣受吉歸而致饒贈之禮，則又知師傳之當尊，而可與有為者，未可謂吾君不能也。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能早為之所，則望之下獄恭顯擅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而孝宣之業，亦不衰于繼世之後矣。奈之何其去也？若曰：「孝元幼冲之年，已可察見則太甲成王顛覆有過，何以卒為守成之令主哉？」噫，疏廣父子縱不去，吾固不敢以伊周事業望之。猶恐人孟堅明仲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為身謀以復其君者，得以藉口也。此方山此論甚有關係，見二疏職任師傳不可徒以一去塞責云。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霸守潁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嘗郵注主射，察郡吏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此之弊也。因交諸權去，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姑徒相益為亂耳。」治道去其泰甚，霸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黃霸居潁川教化大行名聞孝宣帝下，霸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帝詔尋生法貶秩復歸守潁今治民道不拾遺獄無重囚，霸固內度黃金百斤，為京兆尹。

己未四年，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禱，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韋弘以有罪繫獄而為賢後嗣，將者狂不應召，其節有足嘉者，遂公卿從而劾奏之，幸帝之見察也。

卷之十六

孝宣皇帝

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長樂宮今故改元神爵神爵大如神爵色有五采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音止祭處。白時漢武帝元鼎中立泰畤，幸河東，郡名今改山西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闡益州漢郡名今為雲南府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醴祭而致。神如馬碧雞形似雞，其祠在益州金馬坊。